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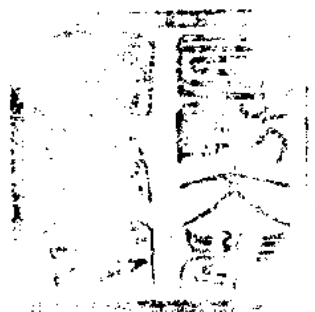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0 1917 3

蔡茂友 夏天阳 主编

风雨双龙剑

京华出版社



足本鸳鸯蝴蝶派小说 丛书编委会

主	编:	蔡茂友	夏天阳	
常务副主	编:	季培勋		
副主	编:	周成璐	陈筱平	余红松
编	委:	邹民生	邹文	王士雄
		文凡	杨文激	周志俊
		肖滔滔	夏舜尧	杨家驥
		丁万家	周维强	曹书文
		艾比拜		

序

谈及现代通俗文学，不能不使人想起半个多世纪前风靡文坛并且对后来港台通俗文学有着深刻影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和作品。

鸳鸯蝴蝶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它源于清末，盛于民国初年。此派作家大多受西方文学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以擅写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而区别于其它文学流派。其作品通俗易懂，文笔优美，辞藻华丽，注重生活情趣，既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学的风土情调，又带有浪漫主义的田园牧歌情调，为中国文坛注入了一股温馨的空气。正是这种创作风格，使他们获得了“鸳鸯蝴蝶派”这一富有诗情画意的美名。

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以中长篇小说为主。按内容可分为社会小说、黑幕小说、武侠小说、神怪小说、传奇小说、宫闱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家庭小说等多种，其中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正是今天港台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的滥觞。

早期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多为爱情小说，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对生命未可预知的探寻和对爱情的主观诠释，如《鸳鸯结》、《柳暗花明》。中期则出现了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这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在学习西方文学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以程小青“霍桑探案”最具代表性，后期出现了一批反映现实、暴露社会黑暗面的社会小说和黑幕小说。

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鸳鸯蝴蝶派作品过多地强调了文学的娱乐功能，忽视了发掘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度，有些作品甚至脱离现实，玩味于男女情爱之中，这使鸳鸯蝴蝶派作品成了道德人士抨击的靶子。然而思想内容上的缺陷并不能抹杀鸳鸯蝴蝶派作品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魅力。

为了使今人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鸳鸯蝴蝶派，了解那个年代的那个社会，我们编选了这套丛书，所选小说为鸳鸯蝴蝶派作品中的精华。按其内容，分属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黑幕小说、宫闱小说六大系列。如果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角度窥览到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奇妙之处，则幸莫大焉。

编 者

一九九四年九月

目 录

(1) 序

(1) 风雨双龙剑

● 王度庐 著

(253) 追命夺镖

● 欧阳谷 著

风雨双龙剑

● 王度庐著

目 录

- 第一回 逞锋芒宝剑折钢刀 (1)
聆凶吉强徒生恶念
- 第二回 心摧肝碎锦村举哀 (18)
力尽声嘶侠女遭难
- 第三回 走荒山艳贼援难女 (32)
观明月温语感痴心
- 第四回 枫叶村雪天死大盗 (45)
凹子峪半夜遁飞驹
- 第五回 忍饥耐苦千里寻亲 (58)
仗义扶危双钩拒盗
- 第六回 萧寥古庙老尼收徒 (71)
荏苒华年女郎成技
- 第七回 战名侠初次试白龙 (84)
寻宿仇单身渡黄水
- 第八回 斗强梁深庄抒孤愤 (97)
触情网茅店暂双棲

- 第九回 窥深庄女郎展奇技..... (110)
对宝剑侠少倾情心
- 第十回 闹歌场铁拳惊莺燕..... (124)
投旅店女盗献温柔
- 第十一回 逢劫骑皓手掳单身..... (137)
宿盗窟银灯消永夜
- 第十二回 辣手毒心波涛覆艳..... (150)
横财暴富日夜惊愁
- 第十三回 赚豪雄假装投旅店..... (168)
寻仇恨诚意结新交
- 第十四回 小室斟情突来怪客..... (191)
双雌斗剑互争情郎
- 第十五回 证恩仇堕马伤芳心..... (204)
分敌友挥鞭击宝剑
- 第十六回 车走飞尘难逃残命..... (222)
龙阻骤雨愧见红娥
- 第十七回 娇娆女盗濒死忤情..... (230)
永久仇家临危授手
- 第十八回 千回衷曲订此良缘..... (241)
百炼精钢沉于浊水

第一回 逞锋芒宝剑折钢刀 聆凶吉强徒生恶念

在河南省原武县，那里是靠近着黄河，一百多年之前，一个冷雨凄风的早晨，黄河的水仰望着茫茫的苍天，两岸的田野森林都染上了浓厚的春色，风挟着雨吹来，打在人的衣裳上簌簌作响，似乎是很沉重的，因为里面含着许多沙土的成分。

这时有个人骑着一匹深黄色的健马飞驰到了河边，他勒住了马，张目四望，像是要寻船渡河，可是这时的河里只有浩荡的浊水，却没有一条渡船，这个人不禁嗟叹了一声，只好拨回他那匹黄马，打算要奔眼前不远的一座小镇。马踏着泥泞的大道向东北方行走走了不远，蓦然见对面又来了一骑黑色的马，隔着一层雾气，看不清对方马上人的面目，但是他立刻心惊，赶快跳下马来，他那只粗大的右手就握着插在行李卷内的马柄，他都要将刀抽出来了，对面的黑马就走近走来，他急瞪起了两只眼睛仔细的望。那匹黑马上却是个年有四十多岁有些短短黑发的人，头戴一顶大草帽，身披黑色的油布青衣。这边的人才把手离开了刀柄，心也放下来了，他喘了一口气。对面的黑马已到临近，马上的人扬鞭向前一指，问说：“那边有渡船吗？”这人就回答说：“没有，一条也没有，天下雨，又凉，那些干摆渡的人也懒得出来了。”黑马上的人笑了笑，说：“那我就只好在这里歇一天吧！”他倒像没有什么紧急的事似的，就

拨回了马。这边的人也上了他的黄马，同时他注意到那黑马上并无行李，只有一口宝剑，铁剑匣都已长了黑锈，他心中猜想：不知道那人是那一路的？是保镖的还是教拳的？不然就是走江湖吃黑饭的？他心中诧异着，就跟着那人走去。

两匹马在雨中一起往东北方走去，彼此都已看出来，都是惯走江湖的人，于是就相谈着，互相先问姓名，那骑黑马的人态度坦然，说：“我姓陈，草字伯煜，家住在新蔡县，这次是到保定府看望一位朋友回来，昨天来到这里，因下雨我就没去，想不到今天雨还是没住，河里还是没有渡船，只好再住半日看吧！朋友，你是从哪里来的？贵姓？一向作什么生意？是保镖吗？”

这骑黄马的人听了，他便很是惊诧，同是却又欢喜，心说，江湖上都晓得铁掌陈伯煜的大名，他是河南省有名的拳师，我还没有见过他，想不到今天竟能在此相会。他就吐露出他的真姓名，随抱了抱拳说：“陈老哥，你的大名我是久仰得很！今天在此相遇，总算是三生有幸。兄弟名叫张雁峰，绰号人称宝刀张三，陈老哥你可知道我吗？我是北京广达镖店的镖头。”就毕，他扬着一张铁青的大长脸，看着这位著名的拳师。

陈伯煜翻眼想了一想，但他始终没有想起来，就漠然说：“原来是北京城内的镖头，想必素负大名，武艺高强。府上可是信阳州？现在也是要回家去吗？”

宝刀张三一听，兴头全都没有了，心说：我还以为陈伯煜一定也晓得我的名声，原来他会不知道。不过他倒听得出我的口音。于是就点头说：“不错，我家住在信阳州，年年在外面闯荡，没有什么空闲时候，两年多没回家了。这回好不容易跟掌柜的告了一个月的假，回家去度中秋节。”陈伯煜点了点头，两匹马就到了那小镇上，共同进了一家店房，马交给店伙，两人就各自找了房间。

陈伯煜住的是北房，宝刀张三住在西房，相隔两三间屋子。宝刀张三一进屋脱了身上淋湿的衣裳，就先将他那口扑刀从行李卷内

抽出，放在身旁，他的心神时时紧张着，仿佛在他身旁潜伏着什么危机。店伙给他送进来茶水，并问他要什么茶饭。宝刀张三却摆了摆手，他心中非常的烦恼，恐惧。想起这回他由北京出来，身边带着五十多两，两年以来所挣的工资。本想回家跟老婆孩子过一个美满的中秋节，却不料半路上又惹出祸来。

不过错还是在他，宝刀张三本是个专心练功夫的好汉，平素不好女色，可是那天走在那台县遇见同行的好友强二虎，留他盘桓了一日，喝了几盅酒，一同到鲁家庄去看野台戏。不料望见看台上有个娘儿们，张三也没有看出来那娘们是丑是俊，只觉得大概是穿着一双红绣鞋，张三就糊糊涂涂的把人家的绣鞋摸了一下，这一下就可惹出大祸来，原来那娘儿们是鲁家庄的鲁大奶奶，鲁大爷现在彰德府衙当差，就是江湖上有名的铁棍鲁荫松。当时在旁边看戏的还有鲁家许多的族人，多半是些年轻的壮汉，一见宝刀张三调戏了他们的大奶奶，就一齐愤怒，并将张三围住，拳棍齐上，强二虎在那时也跑来了。幸仗张三带着那口宝刀，就挥刀砍伤了四五个人，当场逃跑，他那时还不知铁棍鲁荫松的厉害，从从容容走到河南，不料鲁家庄早有人在暗中跟下来，并且给鲁荫松送了信，张三一走到了彰德府，就被鲁荫松将他围截住，交手十余合，他就知道鲁荫松铁棍非常厉害，他的宝刀决敌不过人家，所以他赶紧催刀逃走。他想鲁荫松必不能饶了他，这时一定追下他来了，现在他又过不得河，心中真是着急，恐惧。就摸着他那口不过很锋利的所谓“宝刀”的刀柄，皱着眉，心说：鲁荫松若是再追下我来，那我可就完了，不死我也得受伤，我这靠着走江湖吃饭的人，若栽了跟头，还怎么好在江湖上混呢？忽然又想起刚才相遇的那位陈伯煜，陈伯煜的武艺一定比鲁荫松又高强得多了，我倘能跟他套套交情，与他一同过河一路行走，到时有人打我，他也决不能袖手旁观。这样一想，宝刀张三的铁色长脸就现出些欢容，赶紧出屋，到北房去想见那铁掌陈伯煜。

这时的雨还没有住，陈伯煜在屋中正用一块手巾拂拭着剑柄上所着的雨水。宝刀张三一进屋来，陈伯煜就笑着说：“请坐。”张三也笑道点点头，他却很注意的看那口宝剑，只见剑身作苍绿色，仿佛像生了许多锈，可是双锋极薄，看那样子倒还相当锋利，张三就说：“陈老哥的这口剑，已使了多年了吧？应当擦一擦了。”陈伯煜说：“这口剑你大概不认得，这是一口宝剑，善能斩钉剁铁，一共是二口，普通的剑都分雌雄。而引剑却分兄弟，一名苍龙腾雨，一名白龙吟风，苍的是兄，白的是弟，我现有这口就是苍龙腾雨剑，相随我已有十五年之久了。”陈伯煜说话的时候，眼望着张三，手拭着宝剑，态度是非常矜夸的样子。张三却看不出这口剑到底宝在那里。陈伯煜接着又说：“老弟你外号叫宝刀张三，想必你也有一口宝刀了。”张三却不由得脸红了，说：“宝刀张三是旁人给我起的名字，我那口刀倒是不错，可是还不能够削铜斩铁。”陈伯煜说：“拿来我看看！”张三就回到屋中，抄起他那口厚背薄锋当芒刺眼的朴刀，心说：他要看看？就叫他看看吧！利钝不说，反正准比他那口苍龙剑漂亮得多。他拿到北屋中，交到陈伯煜的手中说：“这口刀是朋友送我的，因为我在山东德州府拳打曹全虎曹全豹兄弟俩，救了朋友的性命，朋友费了一百八十两银子打了这口刀送给我。我拿着他，闯过张家口，打过焦铁塔，在太行山我也凭单刀战过三十多个强盗，前天在彰德府，……”他不好意思再往下说了，因为前天在彰德府他吃了鲁荫松的一铁棍，若不是他的手快赶紧用此刀敌住，脑袋在那时候便已粉碎，现在也不会说话了。

可是陈伯煜并不听他自道生平得意之事，只是专心看那口朴刀，用手颠了颠，又弹弹刀刃，然后抄起他那口宝剑，将刀交还张三，起身笑着说：“可以试一试吗？你这口刀不错，但我想也许比不上这口剑的锋利，来！咱们试着撞一撞？”张三却犹豫着，心说：万一他那口剑真是个宝剑，撞折了我这口刀，那我可就连人都丢了。他将要摇头，却不料陈伯煜已挥起了宝剑，向他那口刀撞去，

只听“呛啷”的一声，张三的这口宝刀竟被削为两截。陈伯煜不由高兴得哈哈大笑，笑过之后，他又拍着张三的肩膀说：“对不住！我太冒昧了，将来我必要打一口好刀送到信阳州你的府上！”

张三被毁了宝刀，他一赌气把手中的半截刀也摔在地下，他那一长脸青中透紫，恨不得立时就与陈伯煜揪打起来，但他毕竟不敢动手，就强忍下了一口气，反作出不在乎的样子，摆手说：“这算什么？陈老哥你太把我张三看得小气了！”陈伯煜此时是十分抱歉，连说：“我这个人的脾气太坏，只要看见人有好兵刃，我就想用剑试一试，咱们初次相交，我真不该如此！”张三笑着说：“客气什么？虽是初次相交，可是我早就仰慕你老哥的大名，只是我还不知道你老哥有这一口宝剑，好了，以后我张雁峰只叫张三，不能称宝刀了！”张三越是这样的慷慨，陈伯煜反倒越觉惭愧。又说了许多抱歉的话，便呼店家摆酒，在这屋中二人畅饮起来，二人的酒量都很大，便喝得醉醺醺的，并且谈话也很相投，仿佛竟成了莫逆之交，此时窗外的雨仍然潇潇的落着。

在陈伯煜屋中用毕了饭，张三回到他自己屋中，就跺脚暗骂，“他娘的，用他那鸟剑毁了我的宝刀，是否看不起我北京城的镖头，赔两句话喝几口酒就算完了？我张三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早晚我要出这口气！”气恼懊烦，躺在床上就睡着了。

睡了也不知有多少时候，忽听窗外有人高声叫到：“张老弟，张老弟，河里有船了，咱们一同走吧！”张三翻身起来，开门一看，原来是陈伯煜戴着大草帽穿着雨衣，牵马立于雨中。张三就问：“现在什么时候了？”陈伯煜说：“才过午，渡过河若是马快，晚间咱们可以在许州投宿。”张三一听今晚就能到许州，到了许州那鲁荫松一定追赶不上，他就连说：“好好。”喊店家给他备马，收拾行李，一面又要想拿他那口宝刀，这时才想起来，刀是已给陈伯煜的宝剑削折了。心中一气，本要不跟陈伯煜走去，可是又想：这时我连一件防身的兵器也没有了，倘若鲁荫松追赶下来，我可拿什么敌

他那根铁棍呢？那时我不是非死不可吗？于是连忙拿着行李出屋，放置在马上，他就与陈伯煜一同出门，上了马，并肩而行。就在雨中得得的驰到黄河岸上。

这时河中果有两条渡船，可是搭客却没有一个，陈伯煜上前跟船夫讲好了价钱，随后二人就牵马到了一条船上，船悠悠的行着。好半天，张三才盼得到了对岸，登岸上马，他就高兴起来，向陈伯煜说：“陈老哥，咱们快些走吧！赶到许州城，住一夜我还要快些回家，不然我的妻子孩儿一定要等急了！”陈伯煜说：“我也是要回家去度中秋，我倒没有妻子，只有一个女儿，今年才十三岁，真是聪明伶俐，这次若不是我要看望的是位老朋友，我也真不出这趟远门。”张三又说：“快走！老哥你的马在前，快走！”陈伯煜催马向前，不再说话，可是他的宝剑虽利，但他那匹黑马却不快，又兼道路泥泞，十分难走，走了半天，大约才走出三十余里。

张三在马上他是时时向后去望，这是却见身后远远的驰来了两匹马，张三大惊，催马越过了陈伯煜，又急喊着说：“快走！”陈伯煜也回头望了望，他又倒勒住了马，从容微笑地向张三说：“不要怕，你的仇人若来到，由我的宝剑去挡。”张三慌了，手中又没有了宝刀，而从雨中追赶他来的两匹马，却又正是鲁荫松和他的那个帮手，鲁荫松并且离着很远就在马上举起他那根核桃粗的大铁棍，张三催马跑了一箭之远，地下一滑，马的前蹄一卷，几乎把他跌下来，只见陈伯煜已抽剑在手，拨马迎上了那两个人，也不知他们说了几句什么话，他们就一同跳下马来动手，鲁荫松的铁棍向陈伯煜盖顶砸下，陈伯煜却不用剑去迎，他闪开了身，展开苍龙腾雨剑，反向敌心刺去。鲁荫松急忙斜撒一步，用铁棍去撞宝剑，陈伯煜却又撒剑回来，一转身到了鲁荫松的背后，掄剑直劈下来，鲁荫松急忙翻身横棍去迎，只听当的一声，连这边的张三都听得很真切，那根铁棍竟被剑削成了两截。

鲁荫松大惊，立刻退后了几步，手中虽然仍提着半根铁棍，但

他不敢再交手了，他那个帮手更是退到远处，陈伯煜却微笑着向他们说了几句话，然后就从容上马，赶上“张三”，摆手说：“不要怕了！我已把他们打回去了！”看了一看剑锋，毫无伤损，就收入鞘内。

张三这时吓得那张青脸已成惨白，心说：好家伙！核桃粗的铁棍会能被宝剑削折，恐怕铁柱他也能够给砍断了吧？马随着陈伯煜向南走了十余里，回首看那鲁荫松的两匹马已经没有了踪影，他才喘了喘气，脸色也渐渐变过来，两匹马也走得缓了，张三的两只眼贪婪惊异的盯着陈伯煜鞍旁的那口宝剑，陈伯煜在马上斜脸对着张三说：“老弟！在河北我一看见你时，就觉得你神色慌张，我想一定是有人追你，我与你素不相识，我本不能帮助你去得罪别人，可是在店房中我把你护身的兵器伤了，而且我见你是个诚实人，才愿意随行保护你。今天晚间我们到许州，明天我在城内找口好刀送给你，然后我陪同你走到西平县，咱们再分手。你放心，有我跟随你，不要说是鲁荫松，就是淮南的苗立九，他的武艺比鲁荫松高强，棍也粗重，我也能从容对付。只是我劝你以后不要再调戏良家妇女，因为那是江湖人最不名誉的事！”

张三被说的脸红，又嚅嚅的辩解道：“那天我是酒喝醉了，不小心摸了那娘儿们的脚一下，谁知道她就是鲁荫松的婆娘呢！”陈伯煜见张三这傻样子，他更觉得这个人诚实，不由笑了，就说：“这时咱们该快走了！”于是他放马在前，张三催马紧紧跟随，又走了三十多里路，竟把张三的马落后半里多远，张三喘着气，心里发恨，说：“好！陈伯煜，刚才你那马原来是故意慢走，为的是使鲁荫松追上我，你好施展本领，卖弄宝剑，他娘的真是坏心眼，老子不领你的救助之情！”两匹马直走到薄暮时候，雨还没有住，已经来到许州了。他们在北门外找了一家店房住下，那店家跟陈伯煜十分熟悉，招呼着说：“陈大爷你老回来啦！你老是六月底由这里走的，到现在有一个多月啦。这位贵姓？你两位是住在一间，还是分

两间屋呢？”陈伯煜就说：“找两个单间吧！”店家就给他们找了两个紧靠着的单间。

张三到了屋里，他真疲乏了，躺在床上喘了几口气，心说：这一天，连气带惊吓，再加上风吹雨打，真是人困马乏了，天天的日子要是这样过，非死不可！隔着一扇板墙就是陈伯煜住的屋子，灯光从板缝儿射到这屋里，陈伯煜很高兴的在那屋哼哼着梆子腔。张三忽然又爬起来，隔着板缝儿去看，只看见陈伯煜嘴里哼哼着腔调，双手却托着那口苍龙腾雨剑，就着灯光细细的审查，仿佛他还不放心，惟恐今天斩折铁棍之时，损伤了他的锋刃。张三一看见这口剑，他就连疲倦也忘了，恨不得隔着板壁就把剑得到手中。他跳下床走到陈伯煜的屋中，陈伯煜微微抬起头来，问说：“老弟，今天你不觉着劳累吗？”张三笑着说：“不累，不累，无论如何我也在江湖上瞎闯了十几年，今天这一点点路就至于累？”陈伯煜笑着说：“好精神！等些时我有个师侄来，我请你们喝酒。”他的眼光仍然注视在剑锋上。张三也走过去，很开心的问说：“没有撞坏吗？”陈伯煜扬起头来说：“那能撞坏？不要说鲁荫松只拿着铁棍来，就是他扛着铁房梁来，我也要此剑把他砍折。不信你看，哪里有分毫的损坏？”张三接过宝剑来，他的手都颤抖了，就近了灯细细的反复看这口剑，连剑身上所嵌的七颗金星，他全都拿大眼睛瞪了半天，他真祈望陈伯煜忽然一发慷慨，说声：“送给你吧！作为赔偿你那口宝刀吧。”可是陈伯煜却赶忙要了回去，并且又用一块绒手巾拭了拭，仿佛是怕沾了张三手上的臭汗。张三眼巴巴看陈伯煜将剑收入了铁匣。将剑放在床铺上，又见陈伯煜指了指凳子，说声：“请坐。”又说：“苍龙腾雨，白龙吟凤，两口剑都在我的手中，因为那口白龙吟凤的尺寸较短，分量略轻，所以我交给我女儿使用了。”张三赶紧问说：“那口白龙剑比这口苍龙怎样，两个要是撞在一起，哪口得受损伤？”陈伯煜说：“一样的，同炉同时铸造出来的东西，当然不分上下，只是颜色稍有不同，那大概是因为常用与不常用的

缘故。不过后来的人不单给他们分出来兄弟，还分出来凶吉，据言佩凶剑者招灾，佩吉剑者纳福。”张三就问说：“那么这苍龙是属凶还是属吉呢？”陈伯煜却笑着说：“这是口凶剑！”张三听陈伯煜一说出这口剑是凶物，他的心就忽然一动。陈伯煜又笑着说：“但我毫不介意，因为我以为凡剑就是凶物，那里还有吉之可言。我的兄弟就主张不叫我带它，说是它能够妨主，可是我只以一笑置之。两口剑中我还最喜欢它，因为它很合我的手，佩带也有十几年了，一点凶事也没有遇见。”张三笑着说：“那是别人信口胡说，其实那里有那许多讲究，我也不信那些话，我觉着越是凶剑才越能辟邪呢！”陈伯煜高兴的笑着说：“老弟你这话说得真对，在家时，晚间我把这口剑就放在枕边，十几年来连个贼也没闹过。老弟，你回北京时可以路过新蔡县到我家里去住两天，我把那口白龙吟凤剑，也拿出来叫你看，我那女儿年才十三岁，她就把那口剑使得飞熟，再过几年她就能与我打平手了。我今年已四十八岁，过二年就是半百，闯了半世江湖，钱没挣了多少，内人也早已亡故，只留下一个女儿，我的女儿跟我这两口宝剑，就是我的三件至宝，只要这三件至宝永远陪伴着我，我此生也就满足了！”说毕，又微微感叹说：“在这里宿一晚，明天快些走吧，我那女儿一定在家等急了。”张三却背着灯光，凝定着他的双目，半天也没有说话。

少时，窗外有脚步声，进屋来一个少年人，见了陈伯煜就深深打躬，叫声：“师叔！”陈伯煜点了点头，随又向张三引见道：“这是我师侄徐飞，这是我在路上结交的朋友，北京城有名的镖头宝刀张三。”张三一听他提到了宝刀，自己就惭愧。徐飞向张三拱拱手，说声：“久仰！”张三也拱拱手还礼，随就说：“你们二位谈吧，我到那屋里去。”陈伯煜把他拦住，说：“我师侄他不是外人，我们两人也没有什么话可谈。你等着，我叫店家备酒，咱们三个人今晚要痛饮一番！”张三却摆手说：“今天我不喝酒了！吃完了饭我就得睡，疲乏我到不觉得，可是，……我心里有点不大舒服！”陈伯煜

说：“咳！老弟你太心窄了，白天的事那算什么？你放心吧，鲁荫松被我削折了他的铁棍，他一定晓得我就是陈伯煜，他决不敢再欺负陈伯煜的朋友，再说你们又没有什么解不开的冤仇。”张三仍然摆手说：“真不行！我现在头晕！”陈伯煜就笑了笑，放张三走了。

张三回到自己屋内，店家已给他点了灯，他却真是心乱，一头就躺在床上，只听那屋的陈伯煜对他师侄说：“这是个老实人，只是粗鲁些。”张三却又要扒着板缝向那屋里去看，这时店伙就进到屋来，问他吃什么饭，张三不耐烦，就说：“随便！随便！吃什么都行！”店伙又出屋去了，张三就坐在床上凝想，沉着他那张铁青面皮。少时店伙给他送来了菜饭，他一面吃着，一面还想事，想着想着他忽然一咬牙，立起身来，饭也不吃了，就喊来店伙把盘子拿走。听隔壁陈伯煜叔侄正在谈话，张三带上了钱，噗的一声把灯吹灭，他就悄悄走出屋去，这时雨还落，彷彿比白天的雨更大了。

张三脚踏着泥泞走到街上，就见铺户多半上了门板，他寻找了半天，才听见一家铺户里有叮叮的打铁之声，那铺户的双门虚掩着，从里面透出灯火的光亮，一闪一闪的像是宝剑的光芒。张三就一推门走进去，两个铁匠正在那里作夜工，墙上挂着些镰刀，锄头，铁锅等等。张三就面带点笑意，问说：“有打得好的刀没有？”铁匠停住锤子仰着脸说：“干什么用的？”张三说：“宰猪用的。”铁匠说：“宰猪的刀没有，这里倒有一把宰牛的刀，长一点。”张三说：“那也行，因为我家里有一口猪等着宰，明天好请客，可是家里的刀太钝了。”铁匠就取出那口牛刀给张三看，张三看了看有一尺多长，刀尖上是钩形的，倒还锋利，一问价钱，只要两吊钱，张三也不争价钱，就买在手中，离了铁铺，将刀藏在衣里，就走向店中，这时陈伯煜还同他那师侄徐飞，谈得正高兴。张三一进屋就轻轻躺在床上，将刀掩在被底，他心中十分紧张急躁，盼着那徐飞快点走，陈伯煜也早一点睡。可是又盼着陈伯煜多喝些酒。

等待了很长的时间，街上已敲过了三更，隔壁屋里的灯光还不